

日本文学丛书



芥川龙之介小说选

芥川龙之介小说选

文洁若 吕元明 文学朴 吴树文 译

根据《芥川龙之介全集》岩波书店1978年版翻译。

责任编辑：文洁若
封面设计：于绍文

芥川龙之介小说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房山印刷厂印刷

通县果村装订厂装订

字数416,000 开本850×1168毫米 $\frac{1}{32}$ 印张18 $\frac{1}{4}$ 插页3

1981年11月北京第1版 1981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28,000

书号10019·3203 定价1.65元

·译本序

短篇小说巨擘芥川龙之介是日本大正时代的一位重要作家，是新思潮派的柱石。这个流派表现了本世纪初日本小资产阶级不满现实而又苦于无出路的心情，在艺术上则突破了长时期作为日本文坛主流的自然主义文学，正视社会现实，既有浪漫主义色彩，又有现实主义倾向。

芥川龙之介的创作生涯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背景下开始的。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工人运动、社会主义运动和反战运动蓬勃发展。一九二三年反动当局利用关东大地震之机对广大革命群众及进步组织进行血腥镇压，日本国内的阶级矛盾日趋尖锐。一九二七年发生了金融危机，中小企业纷纷倒闭。现实社会的这种紧张沉闷的气氛使芥川感到窒息，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现实不可避免地反映在他的作品中。鲁迅指出：“芥川龙之介的作品所用的主题最多的是希望已达之后的不安，或者正不安时的心情。”

芥川龙之介，号柳川隆之介、澄江堂主人、寿陵余子。能赋俳句，俳号我鬼。他于一八九二年三月一日生在东京，因为恰好赶上辰年辰月辰日辰时，故名龙之介。原姓新原，父亲经营牛奶业。生后九个月，因母亲神经失常，过继给住在本所的舅父作养子，改姓芥川。芥川家世世代代都有人在将军府任文职，明治维新后，养父在东京府作土木科长。他虽然有自己的

房屋，退休后仅仅靠养老金糊口，生活并不宽裕。芥川在《大导寺信辅的前半生》中写道：“他们的贫困并不是住在连檐房里的下层阶级的那种贫困，而是为了保持体面不得不忍受更多的痛苦的中下层的贫困。”养父母对诗书琴画无所不通，家庭里有着浓厚的传统文化艺术气氛。本所区又是文人墨客荟萃之地，保留着使芥川神往的江户情趣。芥川在这样的家庭和社会环境影响下，自幼受到中日古典文学（包括《西游记》、《水浒》和泷泽马琴、式亭三马、十返舎一九等江户时代作家的小说）的熏陶。他生性异常聪慧敏感，体质虽纤弱，学习成绩总名列前茅。上中学后广泛涉猎欧美文学，喜读易卜生、法朗士、波德莱尔、斯特林堡等人的作品，深受世纪末文学的影响。他曾引用法朗士的话说：“我不是通过与人接触而是通过与书接触才了解人生的。”明治时代的作家中，他最喜欢幸田露伴、泉镜花、樋口一叶和德富芦花。

十八岁时，芥川作为优等生免试进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文科。一九一三年入东京大学英文系。读书期间，成为第三次和第四次复刊的《新思潮》杂志的同人。一九一五年发表《罗生门》，但当时并未引起文坛重视。大学毕业之前，在第四次复刊的《新思潮》上发表《鼻子》（1916年2月），备受夏目漱石的赞赏。《芋粥》（同年9月）和《手绢》（同年10月）接连问世，从而奠定了他作为新进作家的地位。大学毕业后，在镰仓海军机关学校教过三年书。一九一九年三月入大阪每日新闻社，一九二一年以该社海外特派员身分到中国十余个城市游览，回国后写了《上海游记》（1921）、《江南游记》（1922）等。

芥川龙之介是新思潮派的代表作家。新思潮派是从日本大正中期到昭和初年，继白桦派之后兴起的一个文学流派，又称新现实主义或新技巧派，通常指第三次（1914）和第四次（1916）复刊的《新思潮》杂志的同人。代表作家有芥川龙之介、菊池

宽、久米正雄和山本有三等人。他们大多是东京大学的学生，深受夏目漱石和森鸥外的影响，并得到武者小路实笃的启发。当这一派作家跻身文坛时，日本自然主义文学已经衰落，起而代之的是白桦派文学。

白桦派作家所主张的理想主义，作品中所表现的人道主义以及他们所追求的个性的自由发展等，有的脱离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新思潮派的作家们尽管没有什么鲜明的文学主张，不象过去的自然主义、浪漫主义那样具有明确的文学理论和见解，但在创作上却显示出共同的倾向：既反对自然主义那种纯客观的描写方法，又怀疑白桦派文学的理想主义；认为文学作品可以虚构，强调题材的多样性，并且十分讲究写作技巧，注重艺术形式的完美。然而，这派作家的创作又不同于永井荷风、谷崎润一郎所提倡的新浪漫派、乃至唯美派或颓废派文学。他们认真地审视人生，把握现实，在反映现实的同时，赋予自己笔下的一切以新的意义，理智地加以诠释，所以有时他们也被称为新理智派。在技巧上，他们一般采用传统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只是更着重于人物心理的刻画。

芥川龙之介曾认为二十世纪初席卷日本文坛的自然主义文学的理想，可以用一个“真”字来概括。一九〇八年以后，以永井荷风为中心的唯美主义派打着“美”的旗帜，写出了一系列颓废主义、唯美主义的作品；一九一〇年出现的以武者小路实笃为代表的白桦派人道主义文学则以“善”作为理想。一九一七至一九一九年问走上文坛的一批新作家便试图将上述真善美三种理想揉合在一起，在自己的作品里表现出来。这便是新思潮派作家在创作上的共同宗旨或倾向。但是，这一派的作家却又各具特色。芥川龙之介的短篇小说，不论是历史题材如《罗生门》、《鼻子》、《地狱图》(1918)、《蜘蛛丝》(1918)等，还是现

代题材如《魔术》(1919)、《秋》(1920)、《一块地》(1923)等，都是以典雅的语言，细腻的心理刻画，巧妙的布局和机智幽默的情趣，显示其独特的艺术风格。但他后期的现代题材作品里，如《玄鹤山房》、《齿轮》、《某傻子的一生》(均1927)等，却又表现了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在探讨现实人生中经历幻灭之后的苦闷和绝望。菊池宽和久米正雄早年写过一些有一定的社会意义的作品，后来却转向通俗小说的创作。

在不太长的创作生涯中，芥川写了一百四十八篇小说、五十五篇小品文、六十六篇随笔，以及不少评论、游记、札记、诗歌等。他的每一篇小说，题材内容和艺术构思都各有特点，这是由于他在创作过程中苦心孤诣地不断进行艺术探索的结果。他的文笔俏皮，精深洗练，意趣盎然。

芥川龙之介早期的作品以历史小说为主，多是借古喻今，以嘲讽的笔触针砭时弊。它们可分为五类：（一）取材于封建王朝的人和事，其中《罗生门》和《鼻子》系通过古代故事的改编，揭露利己主义在社会上的风行。《地狱图》写一个艺术至上主义者为了追求艺术上的成就而献出生命，并指出暴君把人间变成了地狱。（二）取材于近世传入日本的天主教，如《烟草和魔鬼》(1916)、《信徒之死》(1918)、《众神的微笑》(1922)等。（三）描述江户时代的社会现象。如《戏作三昧》、《某一天的大石内藏助》(均1917)等。在《戏作三昧》中，作者借主人公泷泽马琴的内心活动，阐发了超然于庸俗丑恶的现实生活之外的处世哲学。（四）描绘明治维新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社会的小说，如《手绢》、《舞会》(1920)等。《手绢》辛辣地讽刺了日本明治时期的思想家新渡戸稻造对武士道的鼓吹。（五）取材于中国古代传说的作品，如《女体》、《黄粱梦》、《英雄器》(均1917)、《杜

子春》、《秋山图》(均 1920) 等。

十月革命后，无产阶级文学开始萌芽。芥川也在时代的影响下，着重写反映现实的作品，题材颇为广泛，其中比较典型的是：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颓唐消沉为对照，歌颂一个农村姑娘的淳朴善良的《桔子》(1919)，表现现代男女青年苦闷的《秋》，刻画少年心理的《手推车》(1921)，描写农村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块地》，嘲讽乃木希典的《将军》(1920)以及批判军国主义思想，对下层士兵寄予同情的《猴子》(1916)和《三个窗》(1927)等。

芥川晚期的作品，反映了他对贫富悬殊的社会现实的幻灭感。一九二七年初，发表《玄鹤山房》，通过老画家之死，揭露家庭内部的纠葛，反映了人生的惨状和人们的绝望心情，暗示了旧事物的衰亡和新时代的来临。写这篇作品的时候，芥川已萌自杀的念头，使以后的作品如《海市蜃楼》等充满了阴郁气氛。遗作《齿轮》和《某傻子的一生》描写作者生前的思想状态。评论集《侏儒的话》(1923—1927)阐述了他对艺术和人生的看法。

《竹林中》(1921)堪称芥川历史小说的代表作，结构谨严，技巧纯熟，手法新颖，寓意深刻，发表后获得好评，已在日本搬上银幕。樵夫在竹林中发现了武士的尸体。武士那个年轻貌美的妻子以及凌辱她的强盗都分别供认自己是凶手。而死者的亡灵则借巫婆之口，说自己是愤而自杀的。樵夫、云游僧、捕役和武士的岳母各站在不同的立场上为案情提供线索。每个人讲的都能自圆其说，但把七份供词对照一下，便发现此案扑朔迷离，让人摸不着头脑。作者要写的显然不是什么情杀案，作品也不着重于通过曲折情节，发现元凶。芥川在此作中想表达的是这样一个观点：客观真理是不容易搞清的。每一个人都可以

根据自己的需要信口雌黄，颠倒黑白，捏造事实。三个主要人物，只要有一个说的是真话，其他两个便是在扯谎。作者故意留下伏笔，发人深思。

在芥川的反映现实的作品中，《阿律和孩子们》(1920)写得比较成功。作者环绕着因患十二指肠溃疡、命在旦夕的阿律，细致入微地刻画了人口虽简单，关系却很复杂的一家五口的心理活动。阿律的丈夫贤造是一家小小针织厂的老板，他和前妻之间生有一女，叫阿绢，嫁给了绸缎庄的少东家。阿律和前夫生的大儿子叫慎太郎，贤造和阿律又生了个叫洋一的小儿子。这二男一女，根据每人在家庭中所处地位的不同，对贤造和阿律的感情有着微妙的差别。甚至对婶婶（前妻的本家）、数名店员、腼腆俏丽的女用人，以及为同行的误诊打圆场的医生，作者也都用极凝练的笔墨描绘得十分逼真。日本有一些写几代人历史的长篇巨著，通称“大河小说”。这种作品读了有时令人不免感到水分太多。《阿律和孩子们》则把可以写成一部长篇的题材压缩成一个短篇，文无虚笔。例如作者通过洋一的风闻，阿绢的寥寥数语就勾勒出这是个正在受着经济萧条威胁的中等商人家庭。

《水虎》(原名《河童》，1927)是芥川脍炙人口的晚期代表作。半个多世纪来，日本文艺界每年都在他的忌辰（7月24日）举行“河童祭”的纪念活动，借以悼念这位为日本近代文学留下许多珍品的天才（或者照日本人的说法——鬼才）作家。

《水虎》是一部寓言体小说，作者通过一个精神病患者口述他在水虎国的见闻，抒发他对社会、对人生的观察和看法。发表后不久，作者就自杀了。作品描写的当然是个虚构的世界，色调颇晦暗，反映了作者当时的精神状态。芥川借水虎国来讽刺现实社会的各个方面，从政治、经济、法律、文艺、哲

学、宗教以至风俗习惯。例如在小说的第八段描述水虎国有个奇怪的法律，叫作“职工屠宰法”，凡是被解雇的职工，统统杀掉，水虎肉则作为副食品出售。当主人公表示惊讶时，水虎资本家嘲笑说：“在你们国家里，工人阶级的闺女不是也在当妓女吗？吃水虎职工的肉使你感到愤慨，这是感伤主义。”芥川在这里犀利尖锐地抨击了人吃人的资本主义制度。作品对于资本家发战争财，士兵受虐待，当权者对文化艺术横加压制等等，也予以揭露和批判。因此，这部小说可以说是芥川对社会的总批判。作品对人生进行哲理的探讨，谐谑中寓有辛辣的讽刺。

二十年代末期，日本社会的阶级斗争更加尖锐。芥川是个“神经脆弱到连门前有人咳嗽都会大吃一惊”^①的人，动荡的局面使他深感不安。他越是接触社会，越憎恨现实生活中的丑恶现象。他虽对现实不满，却又不肯放弃既有的生活方式。他曾这样自我反省过：“你为什么要攻击现代的社会制度？”“因为我看到了资本主义的罪恶。”（《某傻子的一生》）然而另一方面他又害怕流血的革命。他写道：“总之，我认为要是能象现在的英国那样一点不流血就进入社会主义，那可太好了。”^②他对阶级是有些朦胧认识的，他写道：“从各方面来说，我们大家都生活在激荡的过渡时代，从而矛盾重重。……我们不可能超越时代，而且也不可能超越阶级。……我们的灵魂上都打着阶级的烙印。……”（《文艺的，过于文艺的》，1927）

芥川这样描述自己道：“……我在气质上是一个浪漫主义者，在人生观上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在政治上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他》其二，1926）他关怀尚处在萌芽状态中的无产阶级文学，

① 进藤纯孝著《芥川龙之介传记》，第六一三页，六兴出版社一九七八年版。

② 森本修著《芥川龙之介》，近代文学资料（五），第五八页。樱枫社一九七四年版。这里的“社会主义”系指英国的费边主义，即改良主义。

在艺术上对它要求很高。他写道：“我对无产阶级文艺也满怀期待……昨天的无产阶级文艺认为社会觉悟是作家的唯一必要条件。……批评家们对资产阶级作家说：‘你们必须有社会觉悟。’我不反对这一点。但是我想对无产阶级作家说：‘你们必须有诗的境界。’”（《文艺杂谈》1926）

他依稀看到未来是属于无产阶级的，他说：“贵族不是已经让位于资产阶级了吗？资产阶级也迟早要让位于无产阶级。”（《文艺的，过于文艺的》）他甚至承认：“社会主义不是是非曲直的问题，而是个很简单的必然问题。”（《澄江堂杂记》，1918—1924）然而他又坚持自己的悲观论点：“我相信，在任何社会组织下，我们人类的痛苦也是难以解救的。”（《文艺的，过于文艺的》）

芥川就是在这种矛盾心情和“对未来的模模糊糊的不安”（《给一个旧友的手记》，1927）中，在年仅三十五岁时人为地结束了自己生命的。这件事在日本知识界引起巨大的震动，作家们更是纷纷撰文对这位为艺术呕心沥血的“典型的浪漫主义者和艺术至上主义者”^①的死表示惋惜。日本评论家中村真一郎认为：“芥川龙之介的作品的主要特征就在于反映人们错综复杂的思想意识。当我们阅读他的全部作品或是他的一部自选小说集时，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接近于西欧二十世纪的作家^②所刻画的复杂的内心世界。……读者一篇篇地读他的作品时，会产生这样的感想：人们是用不同的眼光看待社会的，人们对社会的心理状态是各种各样的。这无疑就是芥川的作品吸引当代读者的最大的魅力所在。”^③他还写道：“芥川龙之介复活了自然主义

① 小宫丰隆作《芥川龙之介的死》，《中央公论》一九二九年四月号。

② 此处指英国的乔艾斯（1882—1941）及法国的普鲁斯特（1871—1922）等小说家。

③ 《芥川龙之介的魅力》，《芥川龙之介介绍》第五〇页，岩波书店一九五五年版。

时期以来日本近代小说所失去的浪漫主义，而且大大发展了日本近代小说的传统。他成功地完成了这一任务。……他有意识地创造了文体——不是司空见惯的文体，而是消除了庸俗气味的艺术文体。在文学史上，这是极其重要的一件事。……在当前的现实中，我抱着很大的共鸣来回顾扭转日本文学方向的芥川十年的业绩。”^①

为了纪念芥川，日本文艺春秋社于一九三五年设立了“芥川文学奖”，每年颁发两次。四十几年来，许多日本作家都是获得这个最高文学奖后成名于文坛的。芥川在世期间就已经受到国际上的重视。早在二十年代，鲁迅先生就翻译了他的《罗生门》和《鼻子》。他的另外一些短篇小说也相继介绍到我国来，还出版过几种小说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的作品被译成英、法、德、俄、西、意以及世界语等多种文字。本书是解放后我国第一次有系统地编译出版的芥川的选集。

文 洁 若

一九八一年四月

① 《芥川龙之介入门》，《芥川龙之介集》第四八一页，讲谈社一九六〇年版。

目 次

译本序（文洁若）	1
火男面具	1
罗生门	9
鼻子	17
孤独地狱	24
父	29
虱	34
猴子	40
手绢	46
烟草和魔鬼	55
大石内藏助的一天	63
戏作三昧	74
蜘蛛丝	102
地狱图	106
毛利先生	137
桔子	151
沼泽地	155
龙	158
疑惑	168
魔术	182
葱	192

舞会	203
秋	210
女性	225
弃儿	228
阿律和孩子们	235
母	270
竹林中	282
将军	292
斗车	302
庭园	309
保吉的札记	318
小白	323
一块地	332
寒	345
大导寺信辅的前半生	351
玄鹤山房	369
海市蜃楼	386
水虎	394
三个窗口	438
暗中问答	448
某傻子的一生	459
大川的水	482
蛙	488
一个社会主义者	491
侏儒的话	494

火男面具^①

吾妻桥^②上，凭栏站着许多人。警察偶尔来说上几句，不久就又挤得人山人海了。他们都是来看从桥下经过的赏花船的。

船不是孤零零的就是成双地从下游沿着退潮的河逆流而上，大抵都是在中间拉起帆布篷，周围挂着红白相间的帏幕。船头竖着旗子或是古色古香的幡。篷子里的人好象多半都喝醉了。透过帏幕的缝隙，可以看到将一样的毛巾扎成吉原式^③或米店式^④的人们，“吆”啊，“二”地猜着拳。还可以看到他们摇晃着脑袋，吃力地唱着什么。桥上的人们看来，只能引起滑稽的感觉。每逢载着伴奏队或乐队的船打桥下经过，桥上就哄然大笑起来，还饶上一两声“混蛋”。

从桥上望去，只见河水象马口铁一样白茫茫地反射着阳光，时而驶过一只小汽船，给河面镀上一层耀眼的横波。快活的大鼓、笛子和三弦声象虱子一样把平滑的水面叮得发痒。从札幌啤酒厂的砖墙尽处一直到远远的堤岸那一头，一片朦朦胧胧，堆白叠粉，连绵不断，那就是正怒放的樱花。言问码头好象有不

① 原文作ひよつとこ，系火男(ひをとこ)的讹音。是一种眼睛一大一小、噘着嘴的丑男子面具。据说男人用吹火竹吹火就是这样的表情，故名。

② 吾妻桥是东京隅田河上的一座桥，架在台东区浅草和墨田区之间，修建于一七七四年。

③ 吉原是江户时代(1600—1867)江户(今东京)的公娼街，逛吉原花街的风流子弟将毛巾俏皮地扎在头上。江户时代也叫篠川时代。

④ 米店伙计为了遮灰尘，用毛巾包上头，后脑勺打个结。

少日本式木船和小划子靠了岸。由于刚好被大学的小船库遮住了光线，从这里只能看见一团乱糟糟的黑东西在蠕动。

这当儿，又有一艘船从桥底下钻过来了。这也是赏花的驳船，从方才起，已经驶过好几艘了。红白相间的帏幕竖起同样红白相间的幡，两三个船夫头上扎着同一式样的、印有红樱花的毛巾，轮流摇橹撑篙。但是船的进度仍然不快。可以看到帏幕后面约莫有五十来人。从桥下钻过之前，可以听到两把三弦合奏《迎春梅》之类的调子，奏完后，突然加进锣声，开始了热热闹闹的伴奏。桥上观众又哄笑起来了。还传来了孩子在人群当中挤得哭起来的声音，以及女人的尖嗓门儿：“瞧呀，跳舞哪！”——船上，一个身材矮小的男人戴着火男面具，正在幡幢下面胡乱跳着舞。

那个戴火男面具的人，褪下了秩父铭仙①和服上身，露出里面那件漂亮的友禅②内衣。内衣的袖子是白地蓝花，黑八③领子邊里邊塌地敞开来，深蓝色腰带也松了，在后面耷拉着，看来他已经酩酊大醉。当然是乱跳一气，只不过是来回重复神乐堂④的丑角那样的动作和手势而已。而且酒喝得行动好象都不灵了，有时候只能让人觉得他仅仅是为了怕身体失掉重心从船舷裁下去才晃动手脚。

这样一来就更好笑了，桥上哇啦哇啦地起哄。大家边笑边相互发表这样一些议论：“你瞧他扭腰的那股劲儿。”“还挺得意

① 铭仙是日本埼玉县的秩父市所产的棉绸。

② 友禅是友禅染的简称。宫崎友禅（1681—1763）发明的一种染法，色彩丰富鲜明，有人物、花鸟、山水等花样，一般染在丝绸或棉布上。

③ 黑八是黑八丈的简称。一种黑色厚绸，用来作男人和服内衣的袖口和领子。原产于八丈岛，故名。

④ 神乐堂也叫神乐殿，设在神社里奏神乐用的殿宇。神乐是祭神的音乐和舞蹈，雅乐的一种。

呢。不知是哪儿来的这块料？”“奇怪。哎呀，差点儿摔了一跤。”“还不如别戴着面具跳呢。”

也许是酒劲儿上来了，过一会儿，戴假面具跳舞的那个人，逐渐脚步蹒跚起来，扎着赏花手巾的头，恰似一只不规则的节拍器那样晃动着，好几回都差点儿栽到船外去。船夫大概也放心不下，从身后招呼了两次，可是他好象连这也没听见。

这时，刚刚驶过的小汽船激起的横波，沿着河面斜着滑过来，驳船剧烈地颠簸了一下。戴假面具的人那瘦小身躯，好象一下子吃不住劲儿了，打了个趔趄，朝前边晃了三步，好不容易才站定下来，却又犹如正在旋转的陀螺猛地被刹住一般，转了个大圈儿。一眨眼的工夫，穿着棉毛裤的两脚朝天，倒栽葱滚落到驳船的篷子里了。

桥上的观众又哄然大笑起来。

这下子大概把篷子里的三弦给砸断了，透过帷幕的缝隙望去，喝醉了酒，闹得正欢的人们有的站着，有的坐着，都慌了神。一直在伴奏的乐队也登时象喘不过气来似地一声不响了，光听见人们在吵吵嚷嚷。总之，准是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混乱局面。过一会儿，有个酒喝得脸上通红的男人从帷幕里伸出脑袋，惊慌失措地摆着手，急匆匆地不知对船夫说了句什么。于是，驳船不知怎地突然向左掉转船头，朝着与樱花方向相反的山宿河岸驶去。

十分钟之后，戴火男面具的人暴亡的消息就传到桥上观众的耳里了。第二天的报纸的“琐闻集锦”栏刊载得更详细一些。据说死者名叫山村平吉，患的是脑溢血。

山村平吉从父亲那一代起就在日本桥若松町开办面具店。平吉是四十五岁上死的，撇下一个满脸雀斑的瘦小妻子和当兵